

从来,我都是在老家过春节。而今年却不是。

我的老家在梵净山西麓的一个小山村。1997年我从乡镇调入县城后就很少回老家,只是每逢春节,都要带着家人回去,陪父母过年。

一直以来,一进入腊月,父亲就会给我打电话:你们哪天回来?接着说,你们回来了,才杀年猪;提前告诉我,我好预先联系屠户。

父亲的意思是,春节一定要回来,而且要尽可能早点。因为,他和母亲喂养了一年多的猪,已膘肥体圆。

杀年猪“款待”我们,这盛情,难却。所以,以往我们一直是在老家过春节。

然而,今年不同。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被我的两个妹妹接到她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童年时的许多美好回忆,都与春节有关。

始终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不甚宽裕,平时是穿不上新衣、新鞋的,但每年的春节,父母总是让我们穿戴一新;其中新布鞋是母亲利用无数个晚上,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正月初一早上,我们穿着新衣、新鞋,感觉天地敞亮,万物簇新。

那时的一首民谣常挂在我们嘴上: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过年真好耍,既有耙耙又有嘤(肉)。小孩子们盼望过年,除了以上说的可以穿戴一新外,还可以吃吃喝好,大饱口福。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尽兴地玩,成群集队地如同一群小野马,自由自在地在草原撒欢。

正月初一,天还未放亮。鞭炮声啪啪啪响,山村早早地醒了。一伙小孩像听到命令,骨碌碌翻身起床,提着灯笼出门,哪里响起鞭炮声,就奔向哪里。我们是去捡地上的哑炮,运气好时还能捡到完好的。天亮后比谁捡的多。将完好的鞭炮一颗一颗地点爆,哑炮被一分为二当噱花燃放。

那时没有压岁钱,但我们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一样收获满满。

春节期间,山里人家和和美美,没有一丝隔阂。即便两家刚吵过不久,甚至动过拳头,但进入新的一年,仿佛日历翻篇,所有的矛盾、结怨甚仇仇恨,都冰消雪融,甩到脑后,这几天大家握手言欢。

小孩子是最易于和好的,天生是和平使者。吃过早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走东家串西家,推开门,齐声喊:“拜年啦!”主人必定笑脸相迎,像见到贵客一样,急忙拿出准备好的糖果。家家户户走遍,我们只恨自己的衣裤口袋太小,盛不了多少。

长大了,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一家一家地赶趟儿拜年,转而热衷于参与某些仪式。

除夕夜要烧年纸,这是在农家最郑重其事的事儿,所谓慎终追远,不忘根本。年纸烧过,最丰盛的年夜饭才能开席。当然还有祭灶王、土地菩萨等仪式,其中又以或除夕或初一或初二的“祭老爷”仪式,最为隆重与虔诚。

这里所说的“老爷”,指财神老爷。人们为何对财神如此敬重有加?以前我不甚明白,现在也不得要领,但我猜度,似乎与心中的执念或者期许有关。

千百年来,发财是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目标。祈求来年发大财,即便大财发不了,发点小财也行。对此,人们心心为念的是:人肯定会努力,不过,也得请财神老爷助自己一臂之力。

春节回家,或出游

◆祝正君



人人都这么想,所以,每年辞旧迎新之际,祭财神老爷的仪式便成为习俗,沿袭至今。

祭品是猪头——因为有求于它,人们不吝将最好的东西用来供奉。祭祀之后,主人与应邀到场的客人喝酒,也有不请自来之人,主人分外高兴,因为他们是来捧场的。下酒菜就是刚刚作过祭品的猪肉,糯软、柔嫩,肥而不腻。大家一边吃喝,一边恭祝主人:越吃越有!越喝越有!喝得快发得快!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村寨人家祭老爷时,主角角色频繁转换。一寨的青壮像小孩成群集队到各家各户拜年一样,络绎着走东家奔西家,像赴宴似的“喝发财酒去喽!”

……美好的愿景,像一盏不灭的灯,始终在人们的视线里闪烁。与其说是祈求神灵庇护,毋宁说是对自我的唤醒:切莫灰心,希望在前。

曾听大人说:“人多好办田,人少好过年。”意思不难理解:做农活需要劳动力,所以家庭人口越多越好;过年则要面对僧多粥少的问题。

这话放在“富起来”的当下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错了。如今的现代农业,耕种不再需很多劳力,机械化的高效,土地承包生产积极性的大力调动,将大批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转而从事别的营生,最大限度地创造了财富;而富裕后的家庭,即已不再担忧僧多粥少。

当然,大量青壮外出,又给农村带来一些问题:留守的老人们,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形单影只,膝下荒凉。好不容易盼到春节将至,他们心头最大的念想就是全家团聚,享受几天热热闹闹的日子……

早些年是小孩子们盼过年,如今盼过年的就该是留守老人们了。“过闹热年啰!”这句问候恰恰就是当下老百姓最切近、最现实的祝愿。

老家有老人望眼欲穿。平时身不由己,春节则不得不回。

对我,今年是个例外——第一次在城里过年。

在城市,所有的年货都能在市场上采购,这自然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余下来的时间,我在家或看电视或读书,偶尔与亲友玩玩牌……就当是放了几天小长假。当然,必要的应酬少不了,如到亲戚家拜年,亲友的红事白事随礼……

我隔三岔五与母亲通电话。她告诉我,她在气候温暖的厦门,有时住在大妹家,有时住在小妹家,两姊妹和两个妹夫都对她孝敬,嘘寒问暖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她都明显感到自己胖了。

春节这些天,大妹小妹就影子一样陪在母亲身旁。只要母亲有兴致,不觉疲劳,她们就带着母亲在厦门的景区游玩。

微信的视频与照片中我看到,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这个春节,母亲流连于鼓浪屿、厦门海滨公园、海洋王国乐园、世茂云上厦门、欢乐场全靠浪……大女婿还带她到泉州参观了他们的公司。镜头前的母亲满脸笑容,非常开心。

这个春节,母亲过得与以往大不一样。不难想象,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在厦门的多处打卡地,她的身影一定会吸引众多游客的目光。

古人曾告诫:父母在,不远游。说的是,在交通、通讯极其落后的古代,几行千里母担忧。而今,交通发达,通讯便捷,于是有人倡导:父母在,陪远游。社会的进步,让人们观念也发生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即陪在父母身边,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团聚。是的,“过闹热年啰!”这既是对别人的恭维,也是对自我的提醒。

饥寒年代,孩子们对春节最期盼,因为可以穿新衣、戴新帽,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尽兴地玩耍。在富足的年代,春节已变得寻常,因为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抹平了春节与日常生活的界限。

人老了,最怕的是孤独。家园荒芜,说的不仅是看得见的田园,还有人心。每次回到老家,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拜望村寨里的留守老人,与他们拉拉家常。他们是与我父母同时代的前辈,已经日薄西山,风烛残年。我能感受到他们衰寂芜杂的心田,如同疏于耕种的田园,荒草离离。老人的心田需要儿孙膝绕堂前承欢的浇灌。如果,我们做儿女的能体会这一点,利用春节这几天,好好陪陪父母,那么,春节,就是留守乡村的老人值得葆执的一份念想。

一个人变老,父母和寨中长辈们给了我最新直观的感受——不像植物一样,有清晰的渐进过程,他们是不经意间突然衰老的。由盛转衰是自然规律,想来多数人尚能平静地接受。但有的长辈走得突然,让人没有一丝预感,比如我的父亲。他一生勤劳,长年劳作不停,突然卧床不起才得以休息。我们曾劝他,现在我们都工作了,不用再操心了;年纪也老了,不用再这么辛苦,也该享享清闲了。他说,来日方长,等再过几年,我八十岁以后,听任你们安排,怎么过都行!

天不遂人愿。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再听不到父亲腊月里的召唤……

春节,除非身不由己,回家,陪在父母身边,哪儿也不去;或者,只要他们身体还行,条件又具备,就带着他们一起出游……

像你?两口子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三四十年节约下来的工资到退休时买个两三室的商品房都还要子女帮着出钱,真的没有出息,我不讲我还不气愤。”老梁也不示弱,双眼直瞪着老伴,提高了嗓门:“老实人咋了?老实人晚上睡觉很安稳、很踏实,不怕公安纪委找上门。”

最后亮出和底牌就是:“反正我不准你还。”

“那不行,明知道失主是谁了却不还,太不道德了。”老梁大声回应道,“明天我自己拿去还了,不然,我心里会一直过不了这个坎。”

许姐也反唇相讥:“就是不准,这世上你就是个好人。你如果执意要还,那我就与你离婚!”

“我明天先还了再说。你如果只是为了这事就要与我离婚,随便你,离就离。”老梁见软的不行,只有来硬的了。许姐心里想着老梁从来就是个说出就一定要去做到那种人,在企业当领导那些年,职工们就这样评价说:“梁主任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许姐见软硬都阻止不了老梁,内心悄悄开始动摇起来:罢了,他要去还就由他去还,只要还的时候不要让我亲眼见到就行。本来天天都要与林俊见面,不还是光彩。只是想到到手的鸭子又要飞了,心有不甘。

第二日,天气依然晴朗,竟有了春天的气息。许姐照例在老梁协助下下午三点左右便摆好了摊子,随后,老梁寻思,必须找机会趁老伴不在卤肉摊子上时,把钱还给林俊,因为当着面她面子一定过不去。

主意已定,老梁耐心理等待着机会。不一会,许姐临时离开摊子回屋去拿东西,便赶紧将林俊喊过来,说:“小林,昨天我捡到钱的时候,我老伴说是她掉的。你和高毛找钱时,我不能肯定掉在地上的钱到底是你的还是我们自己掉的,所以没应你。昨晚清钱时,多出一张崭新的五十元新币。你看这张钱是不是你掉的?”

说毕把钱递给林俊。

“我那张钱的编号后面好像是三个八。”林俊笑着接过钱,认真瞧了瞧,说:“对,就是这张。当时我就留意到钱的编号有些特别,还在心里暗自想着这三个八,数字很吉祥。先把钱放在摊子上,好像低头称鸡爪时,吹过一阵风——应该就是这个阵风把钱吹到你这边来了。”

最后说:“叔叔,谢了!”

老梁顿时如释重负。

心潮

◆周朝星

等一场雪

我在等一场雪
雪来了,就把诡异的寒冷
撕成碎片

洒落人间的雪
融化成难以拼凑的流水
让一些高傲的眼神沉沦沟壑
抑或浑浊的流水

来吧,来一场厚厚的雪
填平凹凸的去路
把所有的东西覆盖
犹如我发梢里的洁白

抹掉原罪,只需要一场雪
一场厚厚的雪

老屋

老屋,其实不老
隔年才翻修
把以往的炊烟
都刨得干干净净
喷上清漆
散发出新房的味道
但,那依旧是老屋
那地基依旧一动不动
下午的太阳
依旧爬上老屋的晒壁
蛙声依旧不紧不慢
总要到浓睡时
才奏得最响
清晨捣衣的声响依旧
把那一片乡愁捶得生疼



檐角冰棱滴落
第三十一个黎明
你留在竹筛的糯米粉正
簌簌发芽

雪地上熄灭的灯笼
把影子烙成青铜器纹路
我舀起汤圆般浑圆的月亮
却发现所有甜馅都沉在
你来不及咳出的那场春雾里
石阶在融化中长出青苔篆字
柳条把挽歌编成新摇篮
风掀开冻土层时
我听见根须在诵读药方

旧毛衣在樟木箱里

逗留的日子
都和瓦沟里的麻雀
和睦相处
人走以后,就留下他们
在老屋的屋檐下繁衍生息

远村

老家的长辈躺在导航的尽头
白事不用请。回家
距离长短都不太远

主人寒暄问好
没有认出我这个外出四十载
的陌生人

一行人都围着桌子麻将
逛了一圈。发现,这个圈子
我已经没有地方,挤得进去

回路。我觉得好远,好远
这个最熟悉的村子
已然变成了
人生中最远的村庄

过往

生活熬制着
喜怒哀乐以外更多的苦涩
比如,一边疼着一边爱着
痛苦不堪的瞬息后
也要挤出的笑容
把痛苦揉入云彩
放任他千姿百态
让身体撕碎与融合
肢解或重铸
或许,痛与不痛
都是无法掌控的生活
随他去吧
只在西山接住日落
把过往,用一块
黑色的幕布,盖住

继续编织年轮
毛线针正测量檐溜的长度
信纸背面浮出你栽的紫云英
每朵都是未拆封的邮戳
候鸟从锁骨间抖落陈雪
所有未完成的拥抱开始返青
我们在彼此瞳孔播种萤火
直到银河漫过篱笆
直到你种在窗台的咳嗽
长成一片会下雨的竹林

桃枝在婚嫁上渗出胭脂
藤蔓将誓言镌入大理石纹路
我们用体温融化冰棱
蒸馏出盐与蜂蜜的经纬
当青苔还悬在故人笔尖
新笋已顶开墓碑的沉默
在瓷器裂纹里
种下一株并蒂莲
根须缠绕着祖传的茶垢
此去经年,我们收集
月光的蚕丝
把褶皱熨烫成星河

孩子把风筝线系在北斗勺柄
麦苗在练习册上临摹碑帖
你留下的棋局开始抽穗
每颗黑子都在孕育闪电
蒲公英签收整个春天的讯息
福音回响在新拓的田埂
我们以体温融化契约的火漆
指纹叠印成桃花汛
当犁铧剖开冻土的刹那
有星群从你掌心发芽

访春游记

◆任若锦

鸬鹚天·重游洞子口

结伴重游新貌镶,摇红叠翠
隐沧桑。松针垫座聊今古,野草
横栏诉热凉。

拣菌子,赏风光,秋英抢眼靓
青苍。和风吹肺胸襟阔,欢喜归
来一抱香。

清平乐·访田素齐神道碑

曦阳璀璨,笑享春光宴。一望新争入眼,最喜凤翔鸟演。澄江滋养芳菲,心襄牵挂神碑。圆满一腔凤凰,晴岚惬意催归。

清平乐·竹园街头大树

天清气顺,望眼河山润。碧岭青葱担已任,直让乡人振奋。何问世事沧桑,此身却也平常。莫道身临喧闹,胸怀一样轩昂。

春日闲吟

◆郭征帆

七律·赏瓦屋油菜花
瓦屋春辉入画笺,
千层黄锦漫平田。
金花绽蕊浮香远,
翠岭含烟映日悬。
蝶舞翩跹迷绮簇,
蜂飞窈窕恋芳妍。
休言陶令虚无境,
此地繁英梦自牵。

七绝·小园春桃

一墙幽隔小桃枝,
粉靥含春最得宜。
纵有东风轻叩问,
芳心只许旧相知。

七绝·沼塘禽趣

浅沼浮波映绿丛,
白鹅引颈唤东风。
凫儿戏浪悠闲意,
野趣天然入画中。

五律咏春

春煦燕归来,
东风淑气回。
绿杨清舞动,
黄雀逸歌开。
日丽江山秀,
天香雨露瑰。
欲观春色瑞,
心悦上高台。

一晃到了正月底,天宫小区两三万人出入的通道,随着人流量增多而渐渐热闹起来。

下午五点半光景,太阳还悬在西边的天空,只见耀耀的阳光而不显热,白蒙蒙的天空零星地飘着大小不等的云朵,朝着西边缓缓飘动,时不时还有一阵阵不冷不热的春风掠过摊面飘向街道。老梁与几个摊主都趁天色尚早坚守着生意,想卖完了才走。

老梁与林俊的摊子相距两米远,相互间生意闲暇时还偶尔说说话。他和老伴许姐都才从国营企业退休一两年,与子女同城但没住在一起。退休后许姐学了制作卤肉凉菜的手艺,在这里摆摊赚点零花钱。

老梁不经意间忽然看见自己摊子右边边沿地上有一张五十元新纸币:“我今天进财了!”兴奋中弯腰迅速捡起。旁边的老伴许姐把这一幕被看在眼里,说:“快给我,可能是我刚才掉的。”老梁也以为是,顺手就把钱递了过去,许姐麻利地放在了胸前围巾钱袋里。

过了十来分钟,卖鸡爪的林俊忽然想起什么,摊前摊后乃至摊子周围四五米内寻找起来。找到老梁身边时问道:“叔叔,我刚才掉了五十块钱,您看见没有?”还没等老梁回话,许姐就抢先答道:“没看见,怕是被风吹走了。”此时高毛也弓腰偏头在三个摊子下面反复察看,怕被风吹到摊车下面。然后朝着林俊失望地说:“找不到喽。”林俊也自顾嘟囔着“要卖五斤鸡爪才能赚到哩”,脸上露出十分无奈和失望的神情。

收摊后吃过晚饭,许姐将当天乱七八糟的营业款从钱包抓出放在客厅的餐桌上进行清理,老梁温和地以商量的口气说:“白天捡到的那张钱是我们自己收进付出时掉掉的还是林俊掉的?因为当时我只看见钱在我们摊子边的地上,没亲眼看见他的钱掉了。”

“我记得今天五十元的钞票只收了三张,但都是旧钞,这张新钞票应该是林俊掉的。”许姐回忆着,没揣摩到老梁的想法,不意识地这样应道。

“拿给我看看。”老梁接过许姐递来的钱:“既然如此,那明天还是把钱还给林俊。”

许姐这才明白老梁的心思,抬起头,双眼直瞪着,伸出右手想要收回钱,老梁没给。许姐愤慨吼道:“给不给我?”右手仍伸着。“我先给你另外五十块钱换这张钱。”老梁从上衣口袋里找出五十元钱递给许姐。许姐没接,生气地反问:“凭什么非要还给他?”老梁语气柔中带刚

老梁还钱

◆青山

地回答:“不还不好吧。”可许姐是铁了心不想归还:“你捡钱时我看见他正在专心看手机,又没亲眼见你捡了钱,他怪不着我们,这个钱坚决不准你拿去还他。”

“生意难做,还是还了算了。”老梁继续说。许姐越听越生气:“捡的当买的,又没犯法,就是不准你还;你是在我们自己摊子边捡的,又不是在他那里捡的。如果换着别人捡了你的钱,会不会还你?”

老梁陷入沉思,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

老梁八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放学时轮到他 and 几个同学打扫扫设在农户驼背符大叔堂屋的教室。在一只桌凳上他捡到一支水笔,悄悄放进了内衣口袋。第二天上学后,丢失水笔的同学就给老师讲了,老师便问哪位同学捡到了就还给人家。他不吱声。驼背符大叔却径直走到他跟前,翻开他的衣服从他的内衣包里搜出了笔。他随即满脸通红,羞得说不出一句话,低头想钻进地里面去。放学前老师又去叫来他的母亲。母亲气得一脸铁青。把我连拖带拽弄回家后,连吼带骂要他跪下认错。他哭哭啼啼足足跪了两个小时,最先还狡辩说“只是捡了不想还,又没有偷”。母亲声色俱厉地吼道:“那也不行,除非你后来一直都不知道是谁的,无法归还。今天你算是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他再三认错后,母亲又继续教导他,路过人家的菜地,不要去拔萝卜扯花生,也不要打人家的果子吃,“做人要有好的品质”。

“就从那时起,我就一辈子都记着母亲的话,也按母亲的教育去做,不属于自己的财物,不要有贪念,去占便宜,否则习惯了,贪念就会变成大贪。”

老梁见许姐没反驳,又接着说:“几十年来,我在企业工作一直没有经济犯罪,直到退休……就是因为母亲的那次教育。”

许姐愤怒了,打断他的话挖苦道:“不要再讲了好不好?就你,你一辈子就是个老实人,到退休了都还是个穷光蛋,你算哪样角色?哪个